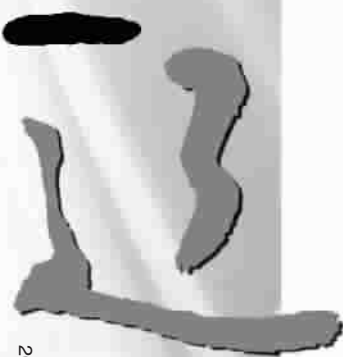




聊



2013年9月3日 星期二

全运会

特别报道

首席编辑 蒋家凤 视觉设计 叶聆

A18

返老还童 全运重逢



辽话题

特派记者 厉冉冉
(本报沈阳今日电)

在岁月面前,往昔的辉煌或许都将逐渐隐退到记忆深处。但却有这样一批人,在所谓的“迟暮”年华却重新投入赛场。全运会上,一大批老将选择了回归。叔叔阿姨,甚至爷爷奶奶辈的运动员们,在赛场上继续燃烧着激情的岁月。细数他们“返老还童”的原因,不管成绩如何,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钦佩的事。

他们的青春

66岁的王越陇,是本届全运会所有参赛选手中年纪最大的。他代表北京队参加马术盛装舞步个人和团体的比赛。夕阳下,昂首持缰,他与爱马演绎一曲“不老传说”。

结缘马术是为了重温年轻时的感觉,1968年插队时就学会了骑马,策马奔驰的感觉让王越陇着迷。从1993年练习马术至今,他已算得上老骑手了。参加全运会,王越陇的教练是自己62岁的妻子田俊荣,尽管这是第一次参加全运会,但王老先生却并不服输,他希望自己能在全运赛场上有所斩获。

渴望在比赛中寻找青春记忆的还有51岁的“老枪”高娥。时隔30年重新夺得全运会金牌,让这位中国飞碟射击队总教练重回赛场的唯一理由就是:“我还在享受比赛的感觉。”赛后,心情不错的高娥自我调侃:“这三十年,赛场变了、规则变了、对手变了,只有我,一颗爱枪的心没有变,始终追逐。”

感慨青春,回忆年少,对于这群依旧活跃在赛场上的老运动员而言,青春是场远行,他们始终在路上。

他们的年轻

返老还童,最重要的还是心态。这一点在老将陶璐娜的身上最能体现。圆圆的脸蛋配合背上的白色双肩包,包上还挂着一个鲜艳的

红色蝴蝶结装饰。尽管已担任上海自剑中心副主任,但39岁的她走路依然是蹦蹦跳跳的轻巧模样。远远看去,或许还有人会误认为这是名90后的年轻运动员。

都说,爱运动的人不会衰老。对于不少运动员而言,年龄的增长也更让他们懂得如何去体会运动中的快乐。看淡了对奖牌的追求,能重回赛场就足够让他们珍惜当下。青春是场相逢,赛场是座桥梁,桥的彼端藏着快乐。

他们的梦想

追梦的舞台,永远没有落幕的时刻。重返赛场,更多的是因为心中那未能实现的梦想。返老还童,找回的或许还有昔日的状态。

本届全运会,高尔夫球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。这使张连伟等老将有了第一次参加全运会的机遇。48岁的张连伟是广东代表团年龄最大的运动员。然而,年龄不是问题,这位中国高尔夫球界的传奇人物,正准备夺取他在全运赛场上的第一枚金牌。既是教练又是队员,年近半百的张连伟站在球场上,举手投足尽是大哥派头,健硕精干的身材没有半点中年发福的迹象。

射击场上的六朝元老谭宗亮同样是位始终保持良好状态的“高龄”运动员。但相比那些一脸沮丧的年轻选手,他对胜败看得更为坦然,甚至笑着提及自己“千年老二”的江湖称号,“比赛中只有一个冠军,亚军是距离冠军最近的人。”用享受的心态去经历每场比赛,始终将自己保持在顶尖高手的行列,谭宗亮一次次的参赛让人看到坚持的美好,他的身上让人看到岁月积淀后留下的豁达乐观。

相比游泳、田径这样的高强度运动,马术、高尔夫、射击等技巧类项目对身体素质的要求并没这么

不老的传说

六十二岁的教练田俊荣

五十一岁的老枪高娥

新民图表
制图 戴佳嘉

三十九岁的骑手陶璐娜

六十六岁的骑手王越陇

四十八岁的球员张连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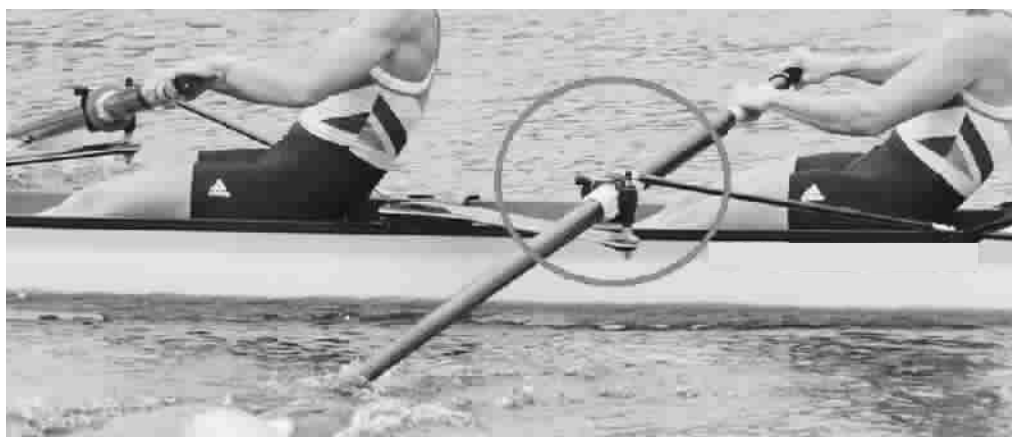
高,也因此成了老将们的集中地。尤其在盛产“老枪”的射击项目中,年龄不是问题,心态技术才是关键的。年龄累积下的丰富经验、阅历带来的良好心态以及对赛场的适

应、应变和调整能力往往让老将们更显优势。难怪高娥还想参加下届奥运会。

渴望圆梦,对他们而言,青春是个梦想,像朵永不凋零的花。

一只与冠军擦肩而过的桨盘遗言:

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



图中圆圈处,那就是我

图寸

对手一个个超了过去……半决赛我们的成绩是6分26秒58,决赛用了15分06秒21。

回到岸上,主人的搭档史志强一个人跑到了角落,流下了眼泪,主人自己也坐在一旁,一言不发……谁都知道,四年一次的全运会,

金牌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。

有人怀疑,是竞争对手给我下了“毒”。毕竟以前的比赛里就出过这样的事情,一支代表队存放在船库里的赛艇,到了比赛时出了问题,后来发现,船体被人做了手脚。

但这次的情况还真不一样,由

于我的主人是参加过奥运会的选手,桨盘和桨等配件都是队里单独配的,到了大连之后,艇每天存放在库房里,配件则是由各支代表队自己保管。我天天晚上和主人睡在一个房间里,不可能有外人在我身上动坏脑筋。

于是,就有人说我不给力。有记者采访了咱们队的领队,领队也说了,能在比赛时把我划断的概率只有千分之一。

虽然我的身价不到100元人民币,但我要说,在这么激烈的比赛中连续使用后,是不是想到了检查?我是金属的,不可能在比赛中突然断掉,之前接缝处应该是有裂痕的。如果想到比赛前换上我的亲兄弟是不是更好呢?

老实说,这次赛程这么紧凑,个人赛与双人赛连轴转,当时匆匆忙忙,你们肯定也没想到要再给我体检一次。其实赛前我就感觉“腰”那里不太舒服,但我又没法和主人说,见主人比完前面的比赛兴冲冲地赶来,我也只好两眼一闭硬扛了。其实根据规则,要是前100米出了问题,裁判长还能召回重赛,但我们偏偏已经跑出了300多米……

不怕一万,就怕万一,一枚金牌的背后,其实包含了方方面面的后勤保障。张亮:我将告别这个世界了,希望你收拾好心情,比好今天的男子四人双桨决赛吧!

特派记者 许明
(本报大连今日电)

我姓浆,名盘。我在赛艇上工作,我的作用是连接桨杆与船体。

不认识我不要紧,但我的主人在国内赛艇界可是赫赫有名:他就是上届全运会男子2000米单、双人双桨双料冠军、本届全运会半决赛排名第一的湖南选手张亮。

昨天,冲着冠军而去的我们,在决赛里出了岔子,出发没多久我与船体的连接处断了,导致主人和搭档没法划桨,痛失了卫冕机会。下来以后,我早已粉身碎骨,但我知道,此刻更难过的是张亮,他的心在流血。

很多人都怪我不争气。但我还是要说:那真的不是我的错!

昨天决赛前,我的主人刚刚在2000米单人双桨决赛里拿到金牌,为了参加压轴的2000米双人双桨决赛,主人特意申请不参加赛后发布会,毕竟队里、省里都指着主人能一天包揽两金呢!

可没想到,2000米的比赛才划出去300多米,我就断了,导致主人的一支桨没了支点,眼睁睁只能放弃划动,艇的速度也就一点点慢了下来。

尽管,主人的搭档史志强还在使劲,但“独木难支”,我们被身边的